

廖鴻基《漏網新魚》的空間詩學

陳瑤玲 ◎ 文字工作者



漏網新魚：一波波航向海的寧靜

廖鴻基著 / 有鹿文化

10007/255 頁 / 21 公分

320 元 / 平裝

ISBN 9789866281198/855

前言

《漏網新魚：一波波航向海的寧靜》一書是廖鴻基回溯二十多年來寫作歷程的再書寫，是其經歷人生大風大浪後的平靜思考，書中敘述其遭遇人生關卡時，透過走向海洋、親近自然，找到自己，走出不一樣的路。廖鴻基的海洋書寫，更大的意義即奠基於：「藉著改變空間，離開感性通常習慣的空間，一個人就會進入與一個具心靈新意的空間相流通的狀態」（注1）。

在此書中，我們可以看到廖鴻基在寫作之路上諸多的「漏網之魚」，廖鴻基「跨越時空回到過去，回到現場，並以和當時頗有差異的視角，重新看見同一事件留下的不同痕跡」（頁10）並逐一改造這些作品，讓它們改頭換面，成一嶄新之作。本書分為「大魚筐」、「鯨豚池」、「小魚簍」、「淡水魚缸」四部分，共二十九篇文章。「空間」的開鑿，在他文章中深具意涵，也透露出人與自然的各種生機與可能性。

海洋——生命的「家」

「海洋」是一個充滿動力、大有可觀的東西呀！一趟又一趟的海洋航行之路，讓廖鴻基意識到活躍有力的生命可能。在多年的紅塵流浪之後，他發現了那些最微妙的海洋姿勢，正以其真誠無偽的銘刻進入他生命的潛意識。廖鴻基寫道：「岸上的日子如乾涸的沙塵受風飛揚，時光荏苒，日曆若秋風裡紛飛的枯葉。好多年以後，沒想到那年花蓮輪航程中埋藏的種子仍在等待機會，時間是最肥沃的土壤，流光是最溫暖的雨水；深埋的種子一直等待著被沖向大海的機會。」（頁80）由此可見，海洋「空間召喚著行動，而在行動之前，是想像力在作用。它在深耕、刈草」。（注2）

藉由「遼闊」的海洋所帶來的平靜與一體感，讓廖鴻基深入探索一片無界限的情感空間，因為情感作用將海洋空間上色，「無論是悲傷或沈重，一旦經過詩意的表達，悲傷就被轉弱，沈重變得輕盈」（注3）。例如寫到鯨豚整排躺在漁市場等待拍賣的情景：「拍賣前，我蹲在牠們身邊，撫摸牠們光滑如橡皮的皮膚，撫摸牠們修長的嘴喙，撫摸牠們一顆顆晶瑩的牙齒。我並不悲傷，儘管牠們就要永遠離開，但這一刻我來得及如此近切的接近牠們，得以觸覺牠們身上流過的波流和曾經的體溫，我完全沒有能力安慰牠們的



靈魂，只是藉由這接近的機會偷偷地在心底給自己一些承諾。這剎那間，我結結實實的回想起牠們曾經從海上帶領我回家的一段美好回憶。」(頁 82)

海洋，遼闊的海洋，無限無窮，提供了廖鴻基描述事物之根本文學課題，它給予廖鴻基文學論述統合為更廣大的整體性，而我們也追隨著這一條文學意向或意涵的蹤跡，闡述出海洋這個浩瀚的空間向度。「海洋」讓廖鴻基不再禁錮在自己現實生活的重擔與思維的牢籠中，並且不再作為自身存有的囚徒。廖鴻基說：「海上生活許多年後，訝然發現自己的改變，思想上的行為上的，沒喝過太多墨水但確實泡過不少海水，大海給我許多陸地生活難以得到的養分。那時恰好買了自己的船，清楚知道不會再捕魚了；也許是時候了，一些想法逐漸形成；或許該將鯨豚與自己生命的機緣與承諾化為具體行動。」(頁 86)

廖鴻基一直明白自己的海洋方向，漁撈之後進行鯨豚生態調查，持續書寫海洋，倡導賞鯨活動，籌募海洋基金會等。海上的浪痕一波波衝擊，也一波波帶領，他如此述說：「回想這一步步下海的過程，魚和鯨豚始終為伴，每一趟不同目的的航程，每一本不同方向的書寫，乃至回想下海工作前遭遇的難堪挫折，這些，彷彿全是大海安排的濤浪。」(頁 154)

廖鴻基對海洋追尋的過程，一如他對自己靈魂的追尋。海上搖曳的生物，總是觸動他生命深處的靈魂，運用想像的力量，將他的內在空間披覆其上。海洋巨大、崇高、壯麗、動人的空間，隨著廖鴻基心靈的轉變，

持續激勵著他。廖鴻基心靈深處對海洋的私密感，與時並進，並邁向無疆界的延展，並在愈來愈大的開展中整合而成詩意空間。廖鴻基回到庇護他生命靈魂之地，他與鯨豚的生命起伏相遇，也不斷縈繞迴盪在讀者的魂魄裡。

❁ 花蓮鄉土生態

廖鴻基寫花蓮的海岸山脈、河流生態、地理景觀、人文歷史，並藉著一次校外教學的機緣說出以下的話：「學生們手上沒有課本，老師的手勢指引孩子們的視野閱讀河口這幅開闊的大自然書本，如溪水一路敘說山脈數千里的綿延，如浪濤傾聽溪水翻湧一路的奔騰，只要流水不息，這幅風景就有說不完的故事」(頁 205)。

在花蓮這個區域中，每件事物發生得素樸自然、從容優雅。廖鴻基對家鄉這些單純的意象敏銳易感，在其著作裡，靈魂似乎聽聞到所有的生化演進迴響，並以科學精簡的修辭賦予意象生命。

「河口是個交集端點，海岸山脈走到北端，花蓮溪流至末端，沖積平原開展的南端。三個端點各自以不同的地質步伐，一步步走到河口這裡相會。漫長的地質歷史中，他們曾經彼此互斥、互侵，也曾相依、相隨，直到走成我們眼前所見的這等狀態。看似安定單純的景象背後，往往是千頭萬緒無比紛紜複雜的互動所堆疊。」(頁 201)

廖鴻基構築、營造這些花蓮鄉土的意象是如此單純，不帶任何瑰麗的意圖。他只是想著，如何引領讀者進入花蓮的自然魅力，於是，顯而易見地，在他筆下，花蓮的

「家」讓他的氣息、思想、性情得以錘鍊，而「生命痕跡不知不覺中就像筋脈蔓延，佈滿這空間裡每個角落，就像一個模子逐漸印下了我在裡頭的生活姿態」（頁220）。

「離家再遠，於我而言家的方位始終明確，就像心頭念著情人。家在山的那一邊，家在陽光升起的地方，家在晚霞盡頭，家在風的上游，家在這片海的左岸，家是機窗上浮出雲端的山頭，家常常與母親的容顏一起出現，家是一塊田地，家門前流過一道小河，家和激動的情緒一起埋在心底。」（頁221）

「賦歸」（retour）的記號烙印在不可勝數的日夢裡，因此人類的賦歸總以最強烈的韻律發生在人類生命中，穿越久遠的歲月而來，並透過幻夢，抵擋所有空白的光陰。由忠誠所構築的親密組構，迴盪在窩巢與家屋的近似意象上。（注4）如同「花蓮」之於廖鴻基，是其永遠的「家」，而作者也時時刻刻想回家。家是可以「放下行囊，放下裝潢過的表情，放下肩膀，還原原始模樣」（頁220）的地方。廖鴻基說道：「年輕時，有許多離開花蓮到外地發展的機會，但最終還是選擇留在花蓮。因為視野比例中曲線一直遠超過於直線，因為，悠緩的生活步調以及海闊天空，抬頭高山疊嶺，遠眺大洋波折疊韻，走不完的海灘路和大洋浮游而來流線優美的魚群和鯨豚……，想家時，走上甲板上閉起眼，濤聲海風誘引，我胸臆裡浮起的盡是這些屬於家鄉柔美的線條，都是深刻在我腦波裡呼喚著的一道道曲線。」（頁187）

廖鴻基寫他人生的各種挫折遭遇，儼然成爲一個個回鄉的呼喚。「那麼，我們每個人都應該談一談他的小路、他的岔路、他

的路邊長椅；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做一張地籍圖，把他失去的鄉野標示出來。梭羅（Thoreau）說過，他把他的田野地圖刻在他的靈魂裡」。（注5）對於廖鴻基，也可以如是觀。

✿ 作者對生態的省思（代結語）

廖鴻基在所有作品中不時強調自然環境生態中萬物的相互關聯性、相互依賴性與互爲一體性。在《漏網新魚》裡，廖鴻基書寫了對漁船豐收的慨嘆：「漁人除了捕飛魚，也抓鬼頭刀，還不放過飛魚卵，並且仇視偽虎鯨；人們到底是海洋食物鏈的上游或下游？漁船儘往上游去等機會，……只是上游一網打盡，下游還能剩下多少漏網之魚。」（頁196-197）他並重申保護後山的重要性：「（高速公路）貫通後未必人人得利，但後山必然人人付出代價」、「委婉的細水長流，或直線式的暴起陡落，多麼希望這是一道是非題，而不是選擇題」（頁189）。廖鴻基的文字指涉著人與環境（空間）的生命體，期盼對臺灣安身立命的生態體系有所救援。 ISBN

注釋

1. 參見加斯東·巴舍拉（Gaston Bachelard）著，龔卓軍、王靜慧譯，《空間詩學》（臺北市：張老師，2010年3月），頁303。
2. 同上，頁74。
3. 同上，頁298。
4. 同上，頁179。
5. 同上，頁73。